

莫把算计当设计

文/郭光文

曾经看到一则新闻，某地一年轻干部为当上县委书记，绞尽脑汁“设计”了一张“宏伟蓝图”：除了上蹿下跳、打通关节和文过饰非、自吹自擂之外，还对“挡”在前面的几位班子成员，采取组织上拉帮结派、工作上设障添堵和舆论上造谣中伤等卑鄙伎俩实施阻拦。正当他“冲刺”目标时东窗事发，因行贿受贿和诬告毁谤等落了一个牢狱之灾。这种算计做派并非始于今日，无论在历史资料还是在文学作品里，我们都不难找到它的踪影，从中得知当事人是如何由算计获利和得势，又是如何由算计走向失败和灭亡。

战国时期的魏惠王遇事喜欢算计别人，后因其疑神疑鬼不信任公孙痤的举荐而错过了任用商鞅的机会，由此导致了秦国的强大和本国的衰退。秦朝的李斯为了一己私欲与赵高联手陷害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兄弟，后来被赵高算计，聪明一世却败在宦官手头。三国时期有名的才子杨修，其致命弱点就是自作聪明、玩弄算计，在连破曹操“园门阔”“一盒酥”和“梦中杀人”三个谜底后，更是不在乎他人，只相信自己。最后因触碰了曹操“鸡肋”的谜底，惹得曹操怒火中烧，被借故立马诛杀。

凭算计一时幸运而最终被算计送终的莫过于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。王熙凤威重令行、机敏善变，在贾府这个大家庭应付自如。她协办宁国府秦可卿的丧事，展示了个人才能；贾赦想讨鸳鸯做小老婆，她巧妙地应对。同时，她又是一个善于算计、贪婪、狠毒和残忍的人，恰如封建社会官场政治的化身，“弄权铁槛寺”“毒设相思局”“诱害尤二姐”和“逼死鲍二家的”，四条人命都是由她直接或间接造成的。正如小厮描述：“她嘴甜心苦，两面三刀；上头笑，脚下使绊子；明是一盆火，暗是一把刀。”王熙凤制造了别人的悲剧，最后必然葬送自己。曹雪芹《聪明累》首句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”，可谓写绝了她的一生。

如今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，算计摇身一变，又以“算法”的新面孔再现于世。最近我在网上随意搜了一款商品，也只在一家平台上进行了搜索，此后十多天里，无论使用哪家平台软件，我都会被推送这款商品的信息，甚至有商家直接拨打电话推销。这样的“算法”俨然成了算计。大数据时代通过数据分析和精准推荐，改变了过去“人找信息”的搜索模式，逐步实现了“信息找人”的操作格局，这无疑是一种可喜的技术进步，但也毋庸讳言，大数据也为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提供了算计的机会。比如，不少平台将“算法”用在真假难辨的广告营销上，用在强人所难的商品推广上，甚至用在防不胜防的精准诈骗上。

古往今来，诸如此类的算计和算法，不仅直接贬损了真诚纯朴的人际关系，而且变相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，甚至严重败坏了中华民族的道德风尚。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，我们想要不被别人算计和不被事物假象所迷惑，就要掌握正确的观点和方法，使自己的认知达到一定高度，善于准确把握“设计”与“算计”两者的基本含义和特征。二者虽只有一字之差，但折射出来的却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。所谓设计，就是把一种设想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周密的计划，运用各种形式表达出来的过程；所谓算计，就是暗中谋划，损害别人，即为了达到个人目的，暗中进行不利于他人的计划或行为。从眼神上看，前者目光专注、聚精会神，后者眼光躲闪、一心数用；从言谈上看，前者随心所欲、畅所欲言，后者话中有话、暗藏机锋；从目的上看，前者遵循科学、造福他人，后者损人利己、残害忠良。如果我们在思想上有了这样的准绳，那么就不会在算计者面前上当受骗。同时，我们还要健全相关法规制度和加大惩处力度，使算计者失去藏身之所和盈利市场。

蒲扇的人情味

文/孙邦建

南方的夏天真是两个极端，熬过梅雨和汛期，气温直接蹿上38℃，一出门就是蒙头蒙脸的燥热，身上汗津津黏腻腻一片，浑身不得劲。有熟人擦肩而过，也只是匆匆留下“今天好热！”的牢骚。这样的天气只能窝在空调房里，或至少有风扇的助力，否则感觉熬过一天都是极其艰难的事情。倘若这时候突然停了电，大伙立马会冲出房间，嘴里爆出几句难听的话。现代机器的发明，将大伙都变得娇嫩和烦躁。

相较而言，我属于耐热的人，对空调没有那么强的依赖感。我儿时，家里没有空调，只有两台风扇，一台是给父亲用的。父亲是个篾匠，一天到晚有大半时间都坐在凳子上编制篾具，那台风扇就挂在他对面的墙上，默默陪伴着度过整个夏天。另一台“移动办公”，有时在厨房，母亲择菜做饭时使用；有时在房间，我们兄妹做作业时使用。

倘若外出，人手一把蒲扇，这是夏季乡间外出的标配，一则可以扇风纳凉，二则可以驱赶蚊虫，倘若变天还可以遮在头上挡下雨。大人经常会把蒲扇往背后的裤腰上一别，腾出手来干活。倘若哪个人手里拿个折扇或者团扇，则显得另类，大抵都是城里过来的。小孩们喜欢跑过去围观，摸摸看看，有些还要借来显摆几下。但就功能来说，还是蒲扇来得实在，朴拙耐用，价格实惠，扇风力道足，过风的面积大，扇一下浑身上下都凉飕飕的，过瘾！

有些地方习惯把蒲扇称之为“芭蕉扇”，其实此扇并非取材芭蕉叶，也有别于蒲草编的蒲扇，而是用南方常见的一种叫蒲葵的植物叶子制作而成，准确的称呼为“蒲葵扇”。蒲扇据说发明于西周，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。蒲扇的流行则与东晋政治家、文学家谢安有关。《晋书·谢安传》记载：“安少有盛名，时多爱慕。乡人有罢中宿县者，还诣安。安问其归资，答曰有蒲葵扇五万。安乃取其中者捉之，京师士庶竞市，价增数倍。”

我家从来不买蒲扇，父亲每年都要一次性做个十来把，有些自用，有些送人。父亲到山上扯些蒲葵树的叶子，晒干、修剪、清洗、熏烤、压平、画样，蒲叶就变成了扇形。母亲把蒲叶放在大木盆里用开水烫一烫，说是蒲叶会变得更坚韧，不易开裂，可以延长蒲扇的使用寿命。晾干后，母亲找来裁衣服时剩下的边角料，给蒲扇缝一道边，让边缘不易开散磨损。妹妹选择最小的蒲扇，叫母亲缝上她最喜欢的花边。我选择中等大的，缝上蓝边。

吃完晚饭，大伙不约而同地聚在河边的几棵大树下纳凉闲聊，扯些家长里短和新闻八卦。我们小孩儿对这些没兴趣，我们盯上了树上聒噪的知了，拿来竹竿粘知了玩，有些人抓了回去油炸吃。或者在路灯下捉金龟子，抓到了就用细绳绑在腿上，看它扑腾翅膀。待浑身臭汗，便捡起地上的蒲扇用力扇一阵。后来不知谁发明了新玩法，把两把蒲扇前后错开架在腿间，像骑脚踏车一样往前跑，输家要给赢家扇风。我因为输的次数多，经常扇得臂膀酸疼，以后就没有兴致参与了。

后来读书多了，知道古代的文人墨客喜欢在团扇、玉扇、折扇上吟诗作画，而近现代的画家则喜欢将蒲扇作为重要的着墨对象，譬如任伯年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张大千、刘海粟、李可染等名人都曾画过纳凉图、煮茶图，蒲扇都是不可或缺之物。任伯年所作的《蕉荫纳凉图》，画中的吴昌硕闲坐竹榻，袒胸露臂，左臂支撑在一堆古籍上，手中拿着蒲扇，左腿架在右腿的膝盖上，坦率洒脱和无拘无束的生动形象跃然纸上。

长大成家后，家里有了空调和风扇，但书房里还是摆放着父亲做的两把蒲扇，偶尔会拿出来扇一扇。特别是女儿还躺在摇椅里时，傍晚边推着她在楼下的院子里散步，用蒲扇给她吹风赶蚊子是最好不过的了，还能看到几个裤腰别着蒲扇或者手里拿着蒲扇的老人，瞬间感觉亲切起来，仿佛回到了热闹的乡村。我想这就是老手工艺的价值，它的温度和情感，不是坚硬锐利的机器所能取代的。



红蓼醉了

文/郑芳艳

在农村中，蓼草随处可见。它们或匍匐在沟壑旁，或簇拥于临水边，只要是潮湿的土壤，它们就可以把根扎下来，初夏时报以葱葱郁郁的碧绿，秋来时开满了明艳的红蓼，妩媚恬静动人。

对蓼草的认知，始于年少时。三伏天里，我容易中暑发痧，胸闷气短格外难受。母亲从外面摘来了很多蓼草，洗净后沥干些水气，再放进香油里，蘸了些许，便用蓼草给我刮起了痧，真神奇，没多久就好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对这种植物产生一种别样的情感，有意无意地会关注它们，甚至满心喜欢。

我不知道蓼草是怎么在这盛草繁木的自然界中找到自己的存在的。只要有土有水的地方，它就能顽强地繁衍生息。汀、沟、岸、田等地方，总能看到它的身影。蓼生水泽，水孕蓼草。喜温喜湿的它，在南方深深地扎下了自己的根须。簇簇复悠悠，年年拂漫流。蓼草聚集成丛，枝叶散漫凌乱，茎干节间膨大，状如青竹。每每蓼花盛开的时候，青里透着红，红里透着娇，无拘无束地开放，肆意地垂头或仰望。红蓼穗状的花苞，饱满而有光泽。精致的花朵，挨挨挤挤，串成成苏，像染了胭脂。紫玉色或粉白色，甚是俏丽。农人视而不见的杂草野花，在我眼里，竟然蕴含着别有疏朗风姿的情趣。古人眼中的秋天秋意，怎么能缺少蓼草呢？写秋天“白苹红蓼西风裹，一色湖光万顷秋”，诗人笔下的红蓼，是水边最美的云霞，能承载离别与思念，渲染着主体的万千情意。

蓼与芦，皆为秋意之物，画家与诗人常描绘、描写它们。于我而言，芦是悲秋之物，更容易让人伤感和怀古，蓼比芦仿佛又多了很多生机和热情。蓼草伴水而生，也伴芦而生。一到晚秋，若是去洋湖湿地，便能看到水边蓼草坡边芦。这些植物，相生相长，相互包容与成就。蓼花与芦花，平分秋色。秋水长空，蓼花如胭，芦花似雪，寥寥秋意油然而生。

片片红蓼寂寞开，苍茫无尽风徐来。红蓼醉了，秋天也跟着醉了，这种寂寞开无主的孤寒之美，可以点燃秋天的情绪，让人忘掉人间的疾苦，泛起了融入天地的柔美。